



最後的報告

峻 青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最後的報告

峻青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0年·北京

最后的报告
峻青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A³/4 印张

1956年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2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94,301—124,500 定价(4)0.42元

內 容 提 要

这本短篇集，其中包括四个短篇小说。“最後的報告”是寫一个青年游擊隊員在敌人的監獄裏犧牲以前寫給黨組織的一份報告。報告他和同伴們在艰苦卓絕的敵後环境中的鬥爭情形；也報告了他，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学生，在尖銳的对敌鬥爭中，如何在党和羣众的教育下，培养成英勇坚韧、大公無私的高貴品質，因而逐步地克服了自己的自私、怕死的想法而坚持了鬥爭，直至英勇就义的过程。“桃李花開”是描寫一个初中畢業青年参加農業生產的故事。他刻苦鑽研，改良農具，因而推動了村莊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老許”是描寫一个对党对人民有着無限忠誠的勤奋樸素的老黨員的形象。他十年如一日地在艰苦的山區裏工作，起初特务恐嚇他，並殺死了他的爱人，但他却坚决地坚持下去，發動羣众向特务、惡霸進行鬥爭，直至親手把荒涼的山區帶上了社会主义的日益繁榮的道路。“漳寧兩莊的喜事”是寫一对青年男女为自己的婚姻自主與殘餘的封建思想作鬥爭的故事。

目 次

最後的報告	1
桃李花開	62
老許	127
韓寧兩莊的喜事	143

最後的報告

前 記

這是一個犧牲了的游擊隊員，在國民黨匪徒們的牢獄裏向党所寫的報告書。

說他是游擊隊員，還不如說是個參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學生。他叫江荻帆，在上海某大學裏讀新聞系。一九四六年秋，他和一批青年學生一起來到山東解放區，分配在報社裏工作。報告書中所提到的小馬，是江的一個同事，他叫馬仲民，是一個出身於革命家庭的窮孩子，膠東文登人；父親和母親都是一九三三年的老黨員，一九三八年冬，被國民黨匪幫丁綽庭部暗害了。那時，小馬才十歲。我們的部隊收留了這個孤兒，以後送他到公家辦的學校裏學習。再以後就參加了報社工作，作黨報的記者。以後又參加了黨。

一九四七年秋，華東戰場上的戰事，逐漸地向東推移。八月間，范匪漢傑指揮着匪第八軍、五十四軍等六個整編師（軍）二十萬人之眾，向膠東半島瘋狂進攻。這個時候，馬仲民和江荻帆兩同志接受了組織上的命令，一起到昌濰地區去進行採訪。不久，匪軍繼續東進，侵陷了昌濰平原，馬、江兩同志被隔在敵後，和我們失去了聯繫，三個多月，一直沒有聽到他們的音信。

十月間，我軍開始反攻。我們隨着反攻大軍浩浩蕩蕩地向西追擊逃敵。十一月間，我們又挺進到三個月前撤退出來的昌灘地區；在灘河岸上，打了一個很漂亮的圍歼戰，全歼敵主力部隊兩個團。這次圍歼戰的勝利，當地游擊隊起了很大的作用，因為他們炸毀了灘河大橋，切斷了敵人的退路。而馬仲民和江荻帆兩同志，聽說就在這一支游擊隊裏面。於是，趁部隊休整的機會，我們就派人到地方上去和他們取聯繫。不久，派去的人回來了，馬仲民、江荻帆沒有找到，却帶回了這麼一本很長的報告書，和小馬的一封信。我拆開信，只見上面寫道：

縣委高部長並轉

××報社黨支部：

我和江荻帆到昌灘不久，該地即為敵侵陷，我們在回縣的路上，中途遭遇敵人，和區、縣失去了聯繫。隱蔽在夏店區小宋家村，和該村組織上取得了聯繫，並組織羣眾，進行對敵鬥爭。在鬥爭中，我沒有辜負黨對我的期望，起到了黨員所應有的作用。荻帆同志在鬥爭開始的時候，曾經一度表現了驚慌恐懼，但終於在黨和羣眾的教育幫助下，逐漸地堅強起來，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現在，殘匪正在拚命西逃，為了切斷潰敵的退路，我們今夜奉命炸燬灘河大橋。我深以黨給予我這一重大任務為榮。我很小就失去了父母，黨把我教養成人，又使我成為一個光榮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戰士。我無時無刻不在懷念着我們黨的事業和黨所交給我的任務。我準備着，為完成這一光榮任務而獻出我的一切，只要任務能夠完成，我決不遺憾。只差一剎那間就沒有看到

勝利的明天和親愛的你們。

我回顧我所度過的一十九年，一直是在我們偉大的黨所指示的道路上前進的，我可以自豪沒有因虛度韶華而慚愧的懊惱心情，即使在此刻，我仍然感到生命的充實。但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我還沒有轉為正式黨員，如果萬一在這次炸橋中 和你們永別了的話，我請求黨，審查我入黨以後的表現，追認我為中共正式黨員。

這只是萬一的話，也許這種萬一是不会發生的。听，反攻的砲聲是那麼响亮，我彷彿看見你們在大踏步地向我們走來。我確切地相信：明天此刻，我一定能夠看到你們，我底親愛的同志們。我準備到灘河裏去捉最大的鯉魚給你們洗塵。

謹啟

布尔什維克敬禮！

馬仲民 十一月二十三日 匆匆

看着這信，我的眼淚不自禁地滾落下來了。於是，我又打開了江秋帆所寫的報告，下面，就是這份報告書的全文——

明天，不，也許就是今天，也許是立刻，我就要和這個即將到來的美好的社會，和我底親愛的同志們永遠地訣別了。

在這死亡即將到來之前，我要盡我的可能，把我們這幾個月來所經歷的一切，向黨作一次坦率的報告，也是最後的一次報告。

時間，是多麼可貴的東西啊！如果敵人不突然縮短我底

生存時間的話，我真想要寫成厚厚的一大本書，然而，這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就盡我的力量寫吧，越簡單越好。不過，我也決不應該因為要簡單而就省略了在鬥爭中特別是鬥爭初期的時候，我思想上行動上所存在的一些不健康的東西。也更不應該省略了小馬同志底那許多感動人心的英雄行為。然而，我恐怕要有意識地把羣眾方面的鬥爭省略一些了。我想，同志們對於這會原諒我的，因為這只是關於小馬和我兩人在三個月敵後鬥爭中的工作報告啊！我請求黨嚴格審查我這個報告。我不敢奢望提出入黨的要求，因為我知道我相差還太遠。然而，我却希望黨是否可以考慮把這個報告向羣眾公佈，因為這對於許多人來說，是會受到很大教育的。我就是受到了這個教育的一個。現在，在我寫這份報告時，我能夠面對着死亡挺直了腰杆，也就是這個教育的結果。

感謝這初冬的月亮，它用那銀色的光輝給我照着光明；也感謝我們底敵人（這些十惡不赦的壞蛋，願他們死無葬身之地），因為他們長了一顆貪婪而愚蠢的腦袋：他們搜去了我的金筆和手錶，却把這個空白的小本子和半截破鉛筆留給了我。

夜，深沉的夜。

風在屋頂上嗚嗚的叫，掛着大鐵鎖的大門外邊，响着哨兵底沙打沙打的腳步聲。同志們，請允許我在这个寂靜的時刻裏，向你們報告吧。

二

……那天夜裏，我和馬同志到了昌邑縣夏店區。那裏是

民伕担架隊集中的地方，支前司令部也駐在那裏。當我們到了夏店區的第二天，就听到了西方的砲聲，情況緊張了。民伕担架隊也都疏散了，轉移了。區的機關，也開始向後方疏散老弱人員，強壯的就編成了武工隊，縣委也發下了指示：各區武工隊，要就地堅持鬥爭，縣不離區，區不離村。

這時候，我想：敵人快來了，這裏又沒有大部隊，就地堅持不是開玩笑嗎？幾根破槍的武工隊，抵什麼用？敵人的大部隊，整軍整師的，一來就住下一大片。還堅持什麼鬥爭？危險極了。走，最好是不在這裏。於是我就和小馬商量，趕快回部隊去，小馬說我這是臨陣脫逃的動搖思想。我的臉熱辣辣的不好受，但我仍然堅持走的理由。我說：

“如果不同部隊也好，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在區裏，因為這裏的面太窄狹了。到縣裏去掌握情況也比在這裏全面一些，這對我們的工作是必要的。不的話，你掉在一個角落裏，那就要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我之所以又提出到縣裏去的理由，是退一步的打算。我想在縣裏也比在區裏安全一些，因為縣的機動範圍大一些，武裝力量強一些，一般的說不容易遭受意外。但這意見同樣遭到了小馬的反对，他一語就道破了我心中的隱私，他說：

“如果從報道工作着眼的話，你的話有一點點道理，但也不完全對。不過，我認為主要的還是有沒有勇氣迎接這一場鬥爭，是不是？”他微笑着，眼睛直盯着我。“可是，你不知道，到那時候，別說是縣，就是專署和地委，也都像區村一樣地捲進了鬥爭！決沒有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機關能站在鬥爭圈

外。放下幻想吧，老江。要準備鬥爭。即使到縣裏去，也是為了鬥爭，而不是去避難。這一點必須明確。至於現在是不是離開區，那要看縣委的意見了，他們不來命令，我們就不能走。”

“好，不走就不走吧。你能堅持我也能堅持。反正都是一條命，你不怕死，我還怕什麼？”我心裏憤憤地想。

砲聲越來越近了，到第二天的黃昏時分，西方燒起了漫天的大火。

我和區上的同志們，一起跑到村西的河堤上去瞭望。只見河西平原上，在那綿密的村莊的黑色輪廓後面，閃動着一片大火的紅光。血紅的晚霞，和火光互相輝映，把西方的半个天空，染成了血紅。

“這火是什麼地方？”我問一個身旁的老鄉。

“好像在柳疃。”

“不，遠哪，在安固。”另一個老鄉說。

“不，在昌邑城。”

人們在紛紛猜測着。

不多時，河西岸就傳來了緊急情報：“敵人已經進了昌邑城，東關起了大火……”

昌邑城離夏店區駐地夏埠僅僅十五里地，當中隔着一條濰河，如果沒有部隊阻擊，明天一早，敵人就會過河的。我真着急了。晚飯後，區上發槍了，每個徒手的工作人員，都發給了一支大槍，這更增加了我的焦慮。拿着槍，我想：我要成為一個區武工隊員了，這不是出洋相嗎？一個小小的武工隊，總共

还不到三十个人，坚持什麼陣地，还不是送死嗎？真是傻瓜。我這時什麼都忘了，只是顧慮留在夏店區的危險後果。我不敢想像敵人到來以後的情景，我要想法早些離開這裏。

这天夜裏，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情，我們的駐村夏埠，村幹部中的壞分子組織了暴動。那是在吃過晚飯以後，我們正在開會，突然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姑娘驚慌失色的跑進來，睜着一雙失神的大眼，把區長拉到院子去，靠着耳朵唧咕了幾句，就气喘吁吁地坐到地上了。區長回到屋子裏面，和區委書記附着耳朵商量了一陣，就急促而低沉的向我們大家說：

“同志們！這村的壞蛋朱永全和地主欺騙了一部分自衛團員組織暴動，他們現在正在村團部喝酒，大家立刻集合，听我指揮，去解決他們。”

我的心拍打拍打的跳起來。好險哪！敵人還沒來，就暴動起來了。如果來了，那更不知要怎樣呢？

我們的隊伍，分成兩路，跑步穿過大街，悄悄地包圍了村團部。小馬一個箭步竄上牆頭，把我也拉了上去，我的心跳着，拿着槍的手不覺瑟瑟的發抖起來。在蔣管區裏，我雖然也在黨的領導下，作過一些地下鬥爭，可是，像這樣面對面的戰鬥，還是第一次呢。我感到了緊張和恐怖。

緊緊地伏在牆上，我看見村團部大廳上燈燭輝煌，匪徒們正在大吃大喝，當區長和武裝部長神氣自若的走了進去的時候，匪徒們還滿臉笑容的站起來，擎着杯子說：

“區長，來，喝一杯。”

“敵人快來了，喝點酒。把自衛團集合起來，準備應付情

況。”另一個解釋說。

“不許動，舉起手來！”區長和武裝部長大喝一聲，一齊把槍對着匪徒們。匪徒們一時驚惶失措，有的要回身到牆上摘槍，但是，從四面的窗上，許多黑洞洞的槍口，一齊對準了他們。就這樣，暴動被撲滅了。在捕獲的暴動匪徒中，有兩個是隨蔣匪軍來的“還鄉團”，他們在昨天夜裏就潛進了夏埠，策劃暴動。據他們供稱：今天夜裏，同時有幾個村莊暴動，分別包圍解決區政府和村政府，拉起隊伍來，明天迎接國民黨匪軍渡河。

好險啊！——我想。我越發不安了。

區長一面派人把暴動的匪徒押送上縣，一面又派人到正在組織暴動的村莊去捕捉匪首，同時連夜召集夏埠周圍的村幹部開會，研究備戰問題。我和小馬，也參加了這個會議。村幹部們揹着槍三三兩兩的陸續來到了，我坐在區政府的大屋子裏，就覺得像坐在火山上一樣的不安。我從那昏暗的油燈光下，緊盯着每一個揹着槍走進來的村幹部，竭力地搜索他們面部的表情，越看，我越覺得他們面含殺氣。我想：剛才暴動的是村自衛團長，誰敢保這些幹部中沒有特務呢？一定要防備。我幾乎除去區長指導員和小馬等人以外誰都不相信了。我越想越怕，我怕開會的村幹部突然在會議進行中把槍一指，跑也來不及。於是，我假裝小便走上了院子，偷偷在葫蘆架下的黑影裏坐下，從黑影望着屋裏。只見小馬坐在燈下，還在聚精會神的記着筆記，我不禁暗暗地嘲笑他：“傻瓜！”

會散了，天已經是半夜了。雖然沒有出事，但我總以為

“有备無患”是對的。睡覺的時候，我和小馬說起了剛才的情形，並勸他提高警惕，但是沒料到，他却批評我道：

“荻帆同志，你怎麼可以這樣呢？你太不相信羣衆了。”

我很不以為然的說：

“你相信嗎？那你是盲目的相信。人心隔肚皮，作事兩不知，你有什麼理由能相信一切的人呢？”

“提高警惕是對的，但你不應該對任何人都懷疑。你要知道：壞蛋畢竟是極少數。而絕大多數都是我們自己的人。你不了解這一點，你就會表現過度的驚慌，風聲鶴唳的好像誰都隱藏着危險。結果是自己吓唬自己，它會使你喪失鬥爭的信心和勇氣，它會使你完全脫離了羣衆，這才是真正的危險哪。你沒有看見嗎？今天晚上那一個小女孩來找區長，她是來向我們告密的。他的叔叔參加暴動，喝醉了酒，回家洩了密，她媽媽知道了就急忙向區裏跑來報告，走到半路被匪徒們拉回去了。他們把她媽媽綁起來塞在炕洞裏，準備暴動成功後殺死她，可是他們都沒有想到，這個小女孩會拚着性命跑來報告。這就說明了，我們有廣大的人民，我們緊密地依靠着人民，就可以戰勝一切內外敵人。你怎麼可以無理由的亂懷疑呢？這樣，只能使你思想上增加了对敵人的恐怖，誇大了敵人的力量，相對的減低了自己的鬥爭信心。荻帆同志，你今天夜裏的行動，已經有人反映了，很多村幹部對你提出了意見。區長和指導員向他們作了很費力的解釋。以後，大家諒解了你，因為你剛來解放區不久，又遇上了這個暴動事件，驚慌也是難免的。可是，你一定要知道：這些村幹部，都是久經考驗，在任何情況

下都能跟着我們走的人。說句不怕你見怪的話，他們比你堅強得多哪！荻帆同志，放心吧。只要咱們能緊緊地和羣衆在一起，一切困難都能克服，也許以後的環境還要更加複雜和險惡，但是，我們有信心一定能熬過困難，爭取勝利。因為我們有黨，有人民。”

小馬的話，像針一樣，每一句都刺中了我的要害，每一句都使我感動得心跳。這些道理都是萬分正確，可是為什麼我却老是那樣的驚慌呢？我慚愧。

拂曉之前，輪到我和小馬站崗。這在我，還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那時候，一鉤彎月，低低地斜掛在西方的天空。我們握着冰冷的槍站在西門外的圍子牆上，圍子外面，是一道林木叢生的長堤，長堤外面，就是滾滾奔流的濰河。寂靜的夜裏，河水沖激着堤岸，發出“拍打”“拍打”的响声，間或有一兩下零亂的槍聲。在迷离的月光下，河西岸的叢林，隱隱約約地像一道煙幕。在那綿綿密密的千村萬落間，還不斷地閃動着火光，昌邑城的方向，大火燃燒的餘暉，依然像晚霞一樣的紅暈。……

夜露，不知不覺地打溼了衣裳。曉風吹來，我不禁打一個寒慄，凝視着西方的火光，握着冰冷的槍桿。我想，我是一個新聞記者，可是，現在，却成了一個普通的戰士了。站崗，放哨，這怎麼行呢？於是，我更決心要回縣委了。

東方漸漸發白了，濰河水面上浮騰着一層乳白色的霧氣。我們剛下了崗，就聽到河西岸响起了機關槍聲。在寂靜的早晨，槍聲就像响在村邊似的。回到屋裏，縣委的通訊員小陳滿

身泥濘地向我們走來。

“馬同志，縣委給你們的信。”我接過了信，只見信上寫道：

仲民、荻帆二同志：

匪第八軍於昨日下午竄進昌呂城，明日可能繼續東犯。縣機關已編為武工隊，請你們即刻回來，參加縣武工隊工作。如遇情況發生臨時變化，歸途受阻，即仍留夏店區參加該區對敵鬥爭……。

一看這信，我喜得幾乎要跳起來，早飯也不吃，就催着小馬快走，趁敵人還沒渡河之前，趕快回縣。

縣機關住在東面的密埠，離這裏有二十多里地。我、小馬、小陳三人一行，離開了夏埠，急急忙忙地向東趕路。這時候，太陽已經升起來了，敵人的飛機也來了。飛機像走馬燈似的一架跟着一架，向河岸的叢林裏，向煙灘公路上俯衝掃射。砲彈也在河東岸爆炸了。

這時候，我也不怕飛機了，儘管它在頭頂上盤旋掃射，我却提着槍大步地跑，跑。緊跑了一程，听着砲聲似乎緩和下來了，我們也放慢了腳步，順着田間小路向東走去。一路上，到處都是逃難的人羣，男女老小，揹着包袱的，拉着牲口的，抱着孩子的女人，牽着羊的小孩，熙熙攘攘地向東緊走。穿着黃軍裝揹着槍的地方武裝人員，提着地雷的民兵、武工隊，則迎着槍砲聲向西急奔，去阻擊敵人。

我們走着，走着。忽然聽到南面响起了槍聲，回頭一看，南面公路上揚起了漫天的黃塵，二十多匹騎兵，順着煙灘公路由西向東狂奔。開始我還以為是我們的人，以後騎兵越來越近了。清楚地看到了騎在馬上的戴大蓋帽子的匪軍，他們一

面縱馬飛奔，一面伏在馬脖子上，向遍野的人羣開槍射擊。前面的幾匹，已經繞過了我們，順着公路向東奔去……。

啊！敵人來了！我的腿一陣酥軟，呆在那裏。小馬拉着我，掉轉頭就向北跑。跑了幾步，我回頭看看，在騎兵的後面，又揚起了更大的黃塵，摩托車、卡車、步兵，螞蟻似的沿公路向東狂奔。眼睜睜地向東是去不成了。我們只得和逃難的人羣一起向北跑。敵機在我們的頭上低飛掃射，公路上的匪軍，也支起機槍，掃射着漫山遍野的逃難人羣……。小馬和小陳一邊跑，一邊伏下身去向敵人還擊，我却忘記了自己還拿着槍，只是拚命地跑，跑，一口氣跑了五六里地，我們停下了。前面有一個村莊，我們剛剛走近村頭的時候，忽然看見滿街是大蓋帽子的匪軍。小馬拉着我一步竄進了高粱地，又向北走去。這一会儿我們警惕了，不走大路，老是在高粱地裏轉，轉。一會兒，又轉到了一個村莊，那裏也住着敵人，接着我們繼續走了四、五個村莊，每個村莊都住上了敵人。原來敵人在拂曉時，分數路渡河，河東沿岸的村莊，全都住上了。通訊員小陳是當地人，地方熟，他提議：暫時在高粱地裏隱藏起來，等到天黑了以後，到小宋家去。那裏村莊小地方偏僻，敵人不可能住大部隊，利於我們隱藏活動。我們同意小陳的意見。就在小宋家的東面一處稠密的高粱地裏躺下休息。

這時候，太陽已經偏西了。我看看手錶，錶的指針停在十一點十分上，原來我忘記了上發條。剛才發生的事情，好像在短短的十幾分鐘以內似的。我躺在高粱地裏。高粱葉子已經枯黃，雀子成羣地聒噪着在啄食着熟透了的低垂下來的紫紅